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与挑战

[卡塔尔] 伊玛德·卡杜里著 侯宇翔 李圣辉编译

内容提要 近年来，赛莱菲主义的全球传播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而从土耳其社会发展看，受到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法学派和马图里迪教义学派影响，后又经共和制度、西方哲学思想以及世俗主义的洗礼，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苏菲社会组织形式。由此，过去 30 多年来，赛莱菲主义者虽通过出版书籍、新媒体推介等多种宣传方式及受到其他外部因素影响，在土耳其部分地区得以传播，但基于历史遗痕、教义本身的严苛性以及“圣战赛莱菲”的负面效应，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崛起还很遥远，在土耳其苏菲社会也很难有所发展。

关键词 土耳其 赛莱菲主义 苏菲 哈乃斐法学派 马图里迪教义学派 纳克什班迪耶

作者简介 伊玛德·卡杜里 (Emad Y. Kaddorah)，卡塔尔阿拉伯政治学研究中心学术编辑部主任、研究员。

译者简介 侯宇翔，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讲师（北京 100024）；李圣辉，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 2017 级硕士生（北京 100024）。

20 世纪 80 年代初，土耳其政府加大对官方宗教伊斯兰逊尼派哈乃斐法学派的支持，打压纳杰穆丁·埃尔巴坎的政治伊斯兰活动，此后 30 多年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得以传播与发展，且得到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正式承认，赛莱菲派成为除哈乃斐法学派和马图里迪教义学派之外的又一伊斯兰教逊尼派分支。20 世纪 90 年代，阿卜杜拉·尤尔朱在伊斯坦布尔开始大力传播赛莱菲主义，在苏丹艾哈迈德地区建立“异乡书局”，并在土耳其境内印制、出版大量有关赛莱菲主义的书籍，其中包括伊本·泰米叶、穆罕默德·本·阿卜

杜·瓦哈比、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穆罕默德·本·奥塞米恩等人的著作及纳赛尔丁·阿尔巴尼与萨利赫·法赞的演讲集。此外，赛莱菲主义者还通过网站、社交媒体等途径来宣传其宗旨，并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赛莱菲主义信仰者大会。但由于赛莱菲主义自身的原因，它与土耳其主流社会思潮存在天然的思想与历史隔阂，因此在土耳其社会传播中屡屡碰壁，且赛莱菲主义者自己也认为如果该思潮发展过快，必将招致土耳其社会的抵制。此外，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一度发展迅猛，人们普遍认为其属于赛莱菲“圣战”组织，特别是过去几年“伊斯兰国”对土耳其部分城市发动猛烈的袭击之后，土耳其人已经无法分清不同赛莱菲派别之间的区别，将“纯粹赛莱菲”（指赛莱菲原旨教义）与“圣战赛莱菲”混为一谈，将“瓦哈比运动”与所有恐怖暴力活动等对待。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的学术界和新闻界均认为，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将会破坏土耳其原有的苏菲和哈乃斐传统，破坏民主制度和世俗主义制度。

本文基于对土耳其现存赛莱菲主义的内涵、发展状况、传播方式，纯粹赛莱菲主义的标志与特征，“圣战”赛莱菲主义与纯粹赛莱菲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土耳其对两者的回应等研究基础上，通过历史叙事以及论理分析两种方式，尝试阐明土耳其社会同赛莱菲主义究竟存在哪些隔阂，以及这些隔阂如何影响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与发展，并进一步分析近年赛莱菲主义发展的新趋势。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传播的社会环境

赛莱菲主义和纳克什班迪耶苏菲教团都属于逊尼派的范畴，但是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在赛莱菲主义进入土耳其苏菲社会时，引发了两者的交锋，其中，既有两种思想本身的分歧，也有历史与民族心理原因，并进而体现为政治层面的斗争。在论及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发展陷入困境之前，需要厘清赛莱菲主义与纳克什班迪耶教团的分歧和隔阂。

（一）信仰的挑战：苏菲思想与赛莱菲思想

1. 土耳其的苏菲思想及其在信仰和政治方面的作用

土耳其的苏菲思潮最早可以追溯至穆罕默德·哈文丁·纳克什班迪（1318 - 1389）所建立的纳克什班迪耶教团，至今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广

泛的苏菲教团之一，并在伊斯兰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纳克什班迪耶教团的教义是使人们能够通过苏菲导师的精神引导而接近真主，而导师的传承则是一个紧凑而连续的谱系。从理论来源上看，最早的苏菲导师就是先知穆罕默德。^① 这种苏菲教义重视以理性来认识和解释《古兰经》和圣训。在伍麦叶时期、阿巴斯时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统治者曾在国家核心机构任用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教众，这是哈乃斐教法学派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② 同时，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接受了马图里迪的教义学和实证传统。马图里迪派是由艾布·曼苏尔·穆罕默德·马图里迪（?—943）创建的，他吸收了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教法和教义以及艾布·哈尼法^③的思想，并改变了圣训派的主张，认为应该把圣训和实证相结合。他还认为应通过证据和理性思考，来证明伊斯兰的信仰与宗教的正确性。马图里迪派与其他派别最明显的区别是：理性是马图里迪派教义的特色，理性应该先于听闻。马图里迪并不认为这样破坏了传统，而是要把理性证据放在与传统同等的位置上。自15世纪开始，这一教派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支持，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上传播了数百年。^④

因此，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开始，“苏菲道路”^⑤和苏菲教团就对土耳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苏菲派产生之初是以个人的要求为起点，即要求人们应该履行更多的拜功，克制私欲，历久修炼就能认识和接近真主。因此，苏菲派是一种修行方式，并不属于教派的范畴，即通过苏菲的方式可以纯净心灵，完成“善行”^⑥的宗教道德功修，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一条圣训，这条圣训曾教导人们“你们拜主就如你们看到他一样，即使你看不到他，但他确是能看到你的”。著名的苏菲学者有艾布·哈密德·安萨里、

① Svante E. Cornell & M. K. Kaya, “The Naqshbandi - Khalidi Order and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Hudson Institute, September 3, 2015, <http://bit.ly/2b5PGol>, 2016-11-09.

② Hilmi Demir, “Selefler Kimdir, Selefilik Nedir?”, Teostrateji Arastirmalari Merkezi, June 30, 2014, <http://bit.ly/2htXSYI>, 2016-11-09.

③ 艾布·哈尼法（Abu Hanifah, 700—767）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创始人，教义学家。——译者注

④ [约旦] 迈鲁·哈木迪·赫尔曼：《伊玛目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关于理性与服从的神学理论》（阿拉伯文），载《约旦古兰经研究》2013年第3期，第11~12页；《马图里迪》（阿拉伯文），载《逊尼教派百科全书》，<http://bit.ly/2njmLmx>, 2016-12-22.

⑤ 译为符合苏菲派的修行方式，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属于非建制化的伊斯兰派别。——译者注

⑥ 伊斯兰教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指穆斯林必须遵守穆罕默德按照《古兰经》指导规定的道德行为规范。——译者注

哈拉杰、拉比亚·阿达维、哲拉鲁丁·鲁米等。^①在他们的努力下，苏菲从一种个人主张变成了遍及伊斯兰世界的“苏菲之道”。然而，苏菲派穆斯林对苏菲也有不同的理解，其中有些人严格遵守《古兰经》和圣训的要求，并在这两者基础上解释伊斯兰，有些人则远离尘世来完成宗教功修。但在赛莱菲主义者看来，苏菲派为异端，且认为它已经偏离了宗教。

事实上，纳克什班迪耶教团与其他苏菲教团不同，他是唯一一个把精神转移至首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派别，而其他派别则是通过什叶派的第一位伊玛目阿里把精神转移至先知穆罕默德。这表明了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承认并尊重四大正统哈里发，这与什叶派有极大的差异。^②

对发展纳克什班迪耶教团贡献最大的人是艾哈迈德·舍伦迪（1524—1624）。在与什叶派苏菲的冲突中，他进一步完善了纳克什班迪耶教团的教义，将“吉哈德”系统化，认为“吉哈德”应该在《古兰经》和圣训的框架内进行解读。他还鼓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苏菲行为，而不鼓励将苏菲仅仅局限于偏离民众生活的传统宗教仪式中。1809年，出生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哈里德·巴格达迪加入纳克什班迪耶教团，他肯定了舍伦迪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分支，称为“哈里德支派”或“哈里德—纳克什班迪耶派”。在近现代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哈里德支派”发出自己的声音，号召民众以伊斯兰思想为指导开展革命斗争，反抗欧洲殖民者的侵略与占领。^③

总体看，在19世纪苏菲教团改革之前，各苏菲教团与奥斯曼帝国官僚体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是这些教团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政治层面。然而，随

① 在介绍苏菲主义和苏菲时，卡希尔曾说：在真主的使者之后的穆斯林中，只有使者的追随者（圣门弟子）能够拥有最高贵的品质，这是最文明的时代，其次是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的时代。随后人们会因对宗教、功修及行为方式认识的不同而产生分歧。但是每个教派中都会有苦行主义者，他们独善其身，通过不断完成功修去接近真主，保持内心洁净，这种脱离俗世的行为叫作“苏菲”。参见[英国]雷诺·A·尼科尔森：《伊斯兰的苏菲主义》（阿拉伯文），贝鲁特：学术研究中心，2016年版，第9~11页；朱纳德将苏菲描述为“隔离尘世，清除杂念，凝神静思，顺从真主，沿先知走过的路前行。”参见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拉巴：《苏菲主义简介》（阿拉伯文），黎巴嫩萨迪尔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页；在当代，苏菲被理解为“秉持真理”，而苏菲主义者自称为“秉持真理者”。苏菲主义者的生活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努力缩短苏菲主义者和真主之间的距离，其二是遵循《古兰经》、教法、先知的行为方式以及先知对待全人类的理念的宗教道德。参见[黎巴嫩]萨拉·索耶：《伊斯兰中的苏菲主义》（阿拉伯文），黎巴嫩骆驼传播出版社，2016年版，第13页。

②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拉巴：前引文。

③ 同上文。

着西方世俗主义教育在土耳其的出现，这种联系逐渐减弱。土耳其共和国初期，凯末尔推崇世俗主义，打击苏菲教团，致使他们被迫逃到了偏远的地区进行秘密活动。

巴格达迪的学生们来到伊斯坦布尔，在亚历山大·帕夏区建立活动中心。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新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多党制的活跃发展，土耳其的政治伊斯兰领导者都是以非官方的形式宣扬哈里德苏菲思想。苏菲教团领袖穆罕默德·扎西德曾于1958年至1980年担任亚历山大·帕夏清真寺教长。1969年，穆罕默德·扎西德鼓励纳杰穆丁·埃尔巴坎组建民族秩序党，但是由于埃尔巴坎与亚历山大·帕夏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民族秩序党最后退出政治舞台。2001年8月，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建立，一部分苏菲教团成员加入该党，这些成员中有巴希尔·阿塔莱和阿卜杜·卡迪尔·阿克苏等人，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哈里德支派成员参加了民兵组织。^①因此，纳克什班迪耶教团事实上影响了土耳其的宗教、社会和政治发展。

2. 赛莱菲主义的思想主张

赛莱菲主义同盛行于土耳其的哈乃斐教法学派、马图里迪派和纳克什班迪耶教团不同，它抓住《古兰经》和圣训的字面意思，并重复强调“纯洁的伊斯兰”。“赛莱菲”的原意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圣训中曾提到：“最好的时代是我的时代，然后是挨着他们的时代，然后是挨着他们的时代。在那之后的人，他们作证但是他们没有行动，他们背信弃义，欺骗在他们之间蔓延。”^②所以，赛莱菲主义者想要回到那个最好的时代，便要求人们遵循圣门弟子的生活方式，紧紧抓住《古兰经》和圣训，并宣扬“认主独一”的理念。

伊斯兰初期（610~661年）的穆斯林认为，根据他们与先知之间的距离，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等级，第一等是圣门弟子，第二等是再传弟子，第三等是三传弟子，并指出在第三传弟子之后会出现异端，人们的心灵就会因沾染污秽而不再纯洁。赛莱菲主义者宣称，他们号召人们效仿前三代圣门弟子的思想与行为，采取他们的信仰原则和行为评判方式，打击所有的反对者和

①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拉巴：前引文。

② 赛莱菲主义的定义及行为方式，see <http://bit.ly/2mFp2p7>, 2003-10-27。

异端邪说。^①伊本·泰米叶也曾说：“宗教异端用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论来解释伊斯兰教，他们要么根据字面意思，要么根据可接受的含义来解释，而不用真主或者使者的言语来解释宗教……实际上，所有的解释都是违背真主和使者的语言的”。^②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是最先主张“遵循《古兰经》和圣训而不去解释”的教法学家，他也是最反对用哲学的理性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学者。在伊斯兰学者受到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后，穆阿太齐赖派应运而生，这一派注重依靠理性来认识信仰，但是艾哈迈德·本·罕百里认为这一学派的行为近乎宗教异端。^③伊历8世纪，伊玛目艾哈迈德·本·泰米叶再次反驳了凯拉姆派和穆阿太齐赖派。18世纪中叶，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扛起复兴“纯洁的伊斯兰”的大旗来对抗奥斯曼帝国，认为奥斯曼帝国内苏菲思想盛行，解读《古兰经》、发展教义学的做法是违背正确的伊斯兰思想的。^④因此，赛莱菲主义反对以人的思想来解读宗教，反对艾布·哈尼法以及马图里迪的思想及其对宗教的解释，反对盛行于土耳其的纳克什班迪耶教团。^⑤

赛莱菲主义属逊尼派思想，它要求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方式来改革管理制度、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主张人们要坚守正信，改正信仰和行为中的缺点，消除类似于苏菲的异端行为。他们认为异端的表现有：在坟墓上建造清真寺，相信星象与神性，把先知和圣门弟子作为媒介来接近真主，相信能够与真主合为一体，庆祝圣纪或是伊历新年，或是纪念穆罕默德神秘的夜间旅行，或是庆祝登霄夜，或是统治者采取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或世俗主义等将宗教和政治分隔开的政治制度。^⑥

① [叙利亚] 穆罕默德·赛义德·拉马丹·布提：《赛莱菲主义：吉庆的时代没有伊斯兰教派》（阿拉伯文），叙利亚现代思想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② [黎巴嫩] 穆斯塔法·赫尔弥：《赛莱菲主义：伊斯兰信仰与西方哲学》（阿拉伯文），贝鲁特：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0~51页。

③ Mustafa Akyol, "A Salafi Assault on Turkish Theology?", *Al-Monitor*, September 10, 2013, <http://bit.ly/2hC3dY0>, 2016-12-17.

④ [叙利亚] 赛义德·阿拉比·本·凯玛勒：《赛莱菲》（阿拉伯文），<http://bit.ly/2mncCRX>, 2016-12-13.

⑤ Hilmi Demir, op. cit.

⑥ Alexander Knysh, "Contextualizing the Salafi-Sufi Conflict: From the Northern Caucasus to Hadramawt",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3, No. 4, 2007, pp. 503-505.

“纯粹赛莱菲主义”者只停留在这一程度，他们秉持“命人行善，止人作恶”的原则，以温柔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信仰及行为，而避免使用武力。他们认为，服从当权者的统治是一个穆斯林的义务。这与下文提到的主张采取武力方式来达到目标的“圣战赛莱菲主义”是有本质区别的。

（二）历史与心理的挑战：奥斯曼与“瓦哈比”的分歧

奥斯曼人和赛莱菲或“瓦哈比”（土耳其人对赛莱菲的称呼）之间的分歧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进而引发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和他的政治盟友阿卜杜拉·本·沙特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发生冲突，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

阿卜杜拉·本·沙特曾在纳吉德地区建立独立的沙特王国，并控制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之后又带兵进攻伊拉克，直捣卡尔巴拉。因此，阿卜杜拉·本·沙特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权者的强烈不满，甚至认为其已经威胁到帝国中央政权。1805年至1818年期间，双方冲突不断，伊布拉欣·本·穆罕默德·阿里受命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大举进攻阿拉伯半岛，并于1811年攻占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1818年，奥斯曼军队攻破德拉伊耶，逮捕了阿卜杜拉·本·沙特，第一个沙特政权就此覆灭。^①在这一事件发生后，土耳其人和赛莱菲主义人士对彼此的负面形象产生了，土耳其人认为赛莱菲人士就是“反叛者”，认为他们背叛在先，进攻在后；而赛莱菲人士则认为土耳其人是“异端”，应予以剪除。^②土耳其人认为，“瓦哈比运动”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分五裂的主要原因。^③甚至一些土耳其人认为，赛莱菲主义这种类似穆斯林兄弟会的运动，并没有因为第一沙特王国的覆灭而消失，反而是在等待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以期对抗土耳其人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人曾支持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并支持阿拉伯人建立独立的国家。^④因此，所有这些冲突使两者之间产生了无法逾越的心理隔阂。

^① Cole Bunzel, “The Kingdom and the Caliphate: Duel of the Islamic State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February 18, 2016, <http://ceip.org/2eoF3fg>, 2016-03-15; Selim Kuru, “Turkey’s 200-Year War against ‘IS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 24, 2015, <http://bit.ly/2gHfUyL>, 2016-12-09.

^② “在土耳其，我们发现……苏菲主义与赛莱菲主义是对立的”，载中东在线（阿拉伯文）：<http://bit.ly/2gHmKC>, 2017-01-09.

^③ Hilmi Demir, op. cit.

^④ Selim Kuru, op. cit.

综上，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提出复兴以“正确的伊斯兰”和“清除异端”为核心要旨的“瓦哈比主义”后，两者在思想上的争端逐步转化为政治分歧。随后，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与阿卜杜拉·本·沙特在纳吉德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开始正式对抗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因此，限制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传播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土耳其苏菲主义思想与“瓦哈比主义”为代表的沙特赛莱菲思想之间的斗争；二是奥斯曼土耳其与纳吉德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的政治对抗。

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发展及其传播

20世纪80年代，虽然土耳其世俗主义捍卫者坚持实施打压宗教的军事行动，但是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却不断升温。部分土耳其政治精英认为，沙特是维护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希望通过密切与沙特的关系来增强“官方伊斯兰”的力量，打压纳杰穆丁·埃尔巴坎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因此，世界伊斯兰联盟和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才得以在宗教教育领域开展了合作，但赛莱菲主义者还远未达到他们的目标。^①

从20世纪90年代起，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土耳其赛莱菲主义传播的途径有很多，主要分为以下五种：^②

其一是尤尔朱本人的演讲和宣传。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卜杜拉·尤尔朱。1992年，尤尔朱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地区创立“异乡书局”。^③尤尔朱通过书局在土耳其宣传赛莱菲主义思想、改革目标和实践方式，并组织活动。尤尔朱的活动旨在调解赛莱菲主义者与苏菲主义者、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尤尔朱认为，哈乃斐法学派、马图里迪派以及苏菲之道已经遍及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四五百年时间里，土耳其没有一个逊尼派的改革者。人们越来越盲目，越来越无知，使得宗派偏见、苏菲思想、马图里迪教义在他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后来，由于欧洲

^① Andrew Hammond, "Salafism Infiltrates Turkish Religious Discourse", Middle East Institute, July 22, 2015, <http://bit.ly/2gF2uF9>, 2016-01-12.

^② 《艾斯里谢赫：正确的信仰在土耳其传播：伊本·泰米叶的书籍十分畅销》，见《与阿卜杜拉·艾斯里谢赫的谈话集》（阿拉伯文），载穆斯林网站：<http://almoslim.net/node/86793>，2016-11-16。

^③ 同上书。

一些国家的介入，土耳其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倒台，这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世俗主义国家。对于修行方式，尤尔朱认为“大部分宗教大学和神学院的穆斯林精英都受到穆阿太齐赖思想的影响，并以此引导普通穆斯林的舆论，甚至有些人更趋极端地认为‘逊尼派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是伊斯兰世界的罪魁祸首，因为他反对理性’。”^①为此，尤尔朱努力对赛莱菲主义思想与苏菲主义思想之间产生隔阂的历史和信仰根源进行解释，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以正确的伊斯兰逊尼派方式改革土耳其宗教社会思想的人。他强调：“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问题在于其产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也就是在奥斯曼帝国时期并没有出现逊尼派改革家，而在当代土耳其也没有出现一个能号召穆斯林放弃信仰苏菲教义、马图里迪教义或其他教派教义的人。”^②

其二是海湾国家赛莱菲宣教团的宣传。它们常向土耳其派遣宣教人士，从而以赛莱菲主义信仰为向导的方式传播赛莱菲主义。

其三是曾在境外接受赛莱菲思想的土耳其人的宣传。很多土耳其人曾在土耳其境外接受赛莱菲主义思想，这些人包括：曾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和埃及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接受赛莱菲教育的留学生，曾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阿富汗等国家进行过“圣战”活动并接受赛莱菲主义思想的土耳其人士，或是曾在欧洲与赛莱菲主义人士接触并受其影响的土耳其人。

其四是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宣传。赛莱菲主义者经常活跃于互联网或社交媒体（如“推特”、“优兔”和“脸谱”等），并用土耳其语传播他们的作品和进行演讲，推动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本土化传播，以扩大其舆论影响。

其五是出版宣传赛莱菲主义的书籍。尤尔朱曾说：“土耳其没有原版的赛莱菲主义书籍，所以我们决定创办一个出版社，这样我们可以翻译并出版书籍来宣传正确的逊尼派教义。”而后，“异乡书局”应运而生。尽管部分土耳其人知道这些是赛莱菲主义书籍，但仍旧认为这些书籍作为历史文献具有较大价值，值得学习和推广，甚至将其翻译为土耳其语。几十年来，“赛莱菲主义”这个词语开始出现在一些土耳其思想家的作品里。例如，阿里·布拉吉在1994年出版的《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伊斯兰思想中的启示与理性》一书中，明确指出该术语的多种形式，他在文中几十次提到“赛莱菲”、“赛莱菲

① 《与阿卜杜拉·艾斯里谢赫的谈话集》（阿拉伯文）。

② 同上文。

主义”、“赛莱菲教派”和“赛莱菲倾向”等术语，并将赛莱菲解释为“伊斯兰逊尼派教法学派”；再如，赫米·迪米尔也认为，“赛莱菲主义”作为一种逊尼派的传统思想已经被土耳其接受。

除土耳其赛莱菲主义者自身的传教努力外，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还得益于外部力量的支持。如科威特赛莱菲主义者哈基姆·穆泰里，他倡导建立“阿拉伯-土耳其合作会议”，从而为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平台，并通过该合作会议，以探讨并支持解决巴勒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为契机，接触正发党的代表和其他活跃在土耳其政治和媒体的人士。^①正发党掌权后，“赛莱菲主义者及未来展望”会议于2010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成为赛莱菲主义以“公开的身份”出现在土耳其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出席此次会议的主要是国际赛莱菲主义组织领导者，其中包括沙特的谢赫纳赛尔·欧麦尔、苏丹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里姆以及埃及的谢赫穆罕默德·尤斯里·伊布拉欣。^②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于1999年正式承认赛莱菲派是除哈乃斐学派、马图里迪学派之外的另一个土耳其伊斯兰逊尼教派。此后，土耳其民众对赛莱菲主义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③但是，如前所述，土耳其人基于思想、历史、心理等方面的原因反对赛莱菲主义，甚至对“赛莱菲”一词都极为敏感，继而对赛莱菲主义者也持怀疑的眼光。因此，基于对土耳其民族特性和社会状况的了解，赛莱菲主义者虽极力反对马图里迪派的主张，呼吁人们改变对马图里迪派的信任，但从未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尤尔朱认为：“土耳其人十分抵触赛莱菲主义，所以我们要走入他们的内心，应该以一种聪明的方式向他们展示宗教上的问题。”因而，赛莱菲主义者一直使用非对抗性的方式传播该教派思想。例如，赛莱菲主义者从不公开强调马图里迪的信仰是错误的，而是向穆斯林大众发放赛莱菲主义的宣传片，并将其包装为艾布·哈尼法的信仰体系，以期影响土耳其穆斯林的判断，继而认为马图里迪的信仰是错误的。^④尤尔朱的宣传刻意回避诸如伊拉克战争、叙利亚内战等地区政治宗教敏

① [土耳其]阿卜杜拉·拉赫蒙：《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尝试》（阿拉伯文），载[美国]《赫芬顿邮报》，2015年9月5日，<http://huff.to/2mmlnd0>，2016-12-17。

② [沙特阿拉伯]艾哈迈德·艾布·迪格：《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阿拉伯文），载[沙特阿拉伯]《简报》2016年2月17日，<http://bit.ly/2mmYAAa>，2016-12-17。

③ 同上文。

④ 同上文。

感问题的讨论，而是竭力宣传赛莱菲主义思想，抨击穆斯林有悖宗教规范的行为。

尽管如此，赛莱菲主义者所确立的远大理想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土耳其的赛莱菲主义者也一直以“慢慢走，不着急加快脚步”作为自己的发展原则。因此，截至目前，土耳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赛莱菲组织。但是，阿卜杜拉·尤里吉认为当前的赛莱菲主义者“确实能够建立一个机构，但是又去哪里找人来管理这个机构呢？现在建立这样的机构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失败。而且，土耳其人对赛莱菲主义的发展极为敏感，所以推迟这一话题的讨论是明智的选择”。^①

由此可见，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崛起似乎还很遥远，因为它在土耳其苏菲社会和世俗社会中出现过普遍的敌对情绪，并且这一态势仍然存在，并将长期发挥作用。赛莱菲主义的宣传对土耳其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甚至有人认为在土耳其完全不存在任何赛莱菲主义。与此同时，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发展的民意基础还不甚牢固与广泛，难以在短期内影响土耳其的基本政治生态。此外，2015年以后“瓦哈比”和“赛莱菲主义”成为“姐妹词”，许多国际媒体和土耳其媒体把“圣战赛莱菲主义”和“纯粹赛莱菲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这两种思想虽然方式不同，但是同出一源，引发大众的不安情绪。

“圣战赛莱菲主义”对土耳其的影响范围

很多土耳其人认为，该国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所为与“瓦哈比”、“赛莱菲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甚至直接把这些事件与历史相连，认为土耳其当下遭受到袭击的根源就是“瓦哈比运动”和“奥斯曼帝国”之间历史冲突的重现。萨利姆·库尔指出：“自1818年奥斯曼帝国镇压了阿卜杜拉·本·沙特的起义起，土耳其与‘伊斯兰国’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到今天，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200年”。^②因此，本文有必要讨论“圣战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影响及其与“纯粹赛莱菲主义”的关系。“纯粹赛莱

^① Selim Kuru, op. cit.

^② 《与阿卜杜拉·艾斯里谢赫的谈话集》（阿拉伯文）。

菲主义”要想在土耳其发展壮大，必须撕掉“叛离伊斯兰的思想”这一标签，从而走出一条利用非对抗性方式改造土耳其人的宗教信仰的新路。

赫米·迪米尔等学者认为，“纯粹赛莱菲主义”与“圣战赛莱菲主义”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阿富汗战争，一些“圣战士”在战争结束后，又转向了新的战场，如波斯尼亚、塔吉克斯坦和车臣等地，而后又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通过互联网向青年人解释“圣战赛莱菲”的思想。^① 土耳其“纯粹赛莱菲主义”者支持当政者，且从不发表“改正信仰，消除异端”的激烈言论。相反，一些阿拉伯“圣战赛莱菲主义”者仍然秉持“圣战赛莱菲”理念，并在宣传赛莱菲主义有关“圣战”的表述方面表现积极，甚至异化这些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②：

第一，过度宣扬圣训中关于“武力”品级的表述。圣训中提到：“你们中谁看到有人作恶时，就用他的手去改变；如果不能，则用语言或用心去改变，这是最弱的信仰”^③。根据这段圣训对品级的评判，以武力去改变是坚守信仰的最好品级。

第二，过度宣扬圣训中有关教派分歧的表述。“先知曾说：‘犹太教分为 71 派，基督教分为 72 派，伊斯兰教将会分为 73 派，但是这些派别只有一派不会入火狱。’有人问：‘使者啊，那一派是什么样的人呢？’先知回答：‘那一派是效仿我和我的圣门弟子的人。’^④ 尽管先知对这一派别的解释是模糊的，但是“圣战组织”认为他们是那唯一的一派，而别的教派都是将穆斯林带入歧途的异端。

第三，过度宣扬伊斯兰“异乡”^⑤ 情节，致力于革除腐化人心的糟粕。在这方面，主要依据以下圣训：“伊斯兰异乡而起，将如兴起一样异乡而归。美好的归宿只归教门异乡之时的那些敬畏者，他们是革除腐化糟粕行为之人。”^⑥ 因此，这些“圣战赛莱菲主义”者认为他们与众不同是正常的，因为

① Hilmi Demir, op. cit.

② Alexander Knysh, op. cit., p. 505.

③ [伊朗]穆斯林·本·哈贾吉、[伊拉克]伊本·拉吉卜·罕百里：《科学与智慧大全》（阿拉伯文），黎巴嫩通讯公司，2001 年版，第 243 页。

④ 艾布·达吾德、铁尔密兹、伊本·马哲、哈基姆：《关于真正穆斯林的条件》（阿拉伯文），<http://bit.ly/2nA90ko>, 2017-02-03。

⑤ 意指迁士。——译者注

⑥ “伊斯兰异乡而起……”圣训解释，参见圣训注解官方网站：<http://www.binbaz.org.sa/fatawa/4716>, 2017-02-03。

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

第四，过度宣扬反对不遵循伊斯兰教法的统治。“圣战赛莱菲主义”者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是不符合伊斯兰精神的。《古兰经》中提到：“不依照真主的启示去统治的人，他们就是隐昧者。”（5：44）所以，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按照伊斯兰的方式来管理。

第五，过度宣扬号召穆斯林领袖（伊玛目）反对西方。阿富汗战争、车臣问题等地区争端无形中助推了这一极端思想^①，继而影响了土耳其青年一代。他们与“圣战赛莱菲主义”者接触，受其影响将该思想传回国内。此外，阿布·卡塔达·菲里斯提尼和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等人的文章也被翻译成土耳其语，并在网上广泛传播。^②随后，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组织骤然起势，促使“圣战赛莱菲主义”者在土耳其的目标更加明确。阿布·瓦利德认为“包括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内的土耳其统治者都是叛教者，反对这些人的统治应是使命”^③。同时，“伊斯兰国”组织认为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末期，助长苏菲传统，崇尚世俗法律，开启现代教育，也就是背叛了伊斯兰。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又以舍弃伊斯兰为代价来宣扬爱国主义。”^④“伊斯兰国”加入者积极宣传上述思想，吸收土耳其青年成为该组织成员。2015年，“伊斯兰国”重要军事据点泰勒艾卜耶德被库尔德武装攻陷后，“伊斯兰国”组织通过土耳其语杂志《君士坦丁堡》公然宣传反对土耳其，宣称土耳其联合库尔德人和美国来反抗“伊斯兰国”^⑤，“认定土耳其人不是穆斯林”。^⑥随后，“伊斯兰国”在土耳其一些城市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报复活动，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土耳其“圣战赛莱菲主义”的影响主要集中在4个地区，分别是伊斯坦布尔、阿德亚曼、科尼亚以及伊兹密尔。伊斯坦布尔是“圣战赛莱菲主义”者的重要据点。土耳其当局曾截获了伊斯坦布尔恐怖分子马斯欧德留给他亲

① Alexander Knysk, op. cit., p. 508.

② [土耳其]阿卜杜拉·拉赫蒙：前引文。

③ 参见圣训注解官方网站：<http://www.binbaz.org.sa/fatawa/4716>，2017-02-03。

④ Hilmi Demir and Selim Koru, “The Islamic State’s Plans for Turkey”, *War on the Rocks*, January 18, 2016, <http://bit.ly/1ON1XGU>, 2016-12-13.

⑤ Aaron Stein, “Islamic State Networks in Turkey: Recruitment for the Caliphate”, *Atlantic Council, Issue Brief October 2016*, p. 4, <http://bit.ly/2cR7uzW>, 2016-12-13.

⑥ Aaron Stein, op. cit., p. 5.

信的一封信，其中提及让他们去叙利亚联系“伊斯兰国”成员埃利亚斯·艾登。艾登曾在土耳其广播电台上号召采取“圣战赛莱菲主义”的方式推翻土耳其政治制度，实行伊斯兰政治制度；并宣扬“土耳其没有‘圣战者之家’，所有的统治者和政治家都是异教徒”。阿德亚曼省是“伊斯兰国”在土耳其的最大据点，与之相关的恐怖袭击大约有十次。科尼亚市也是“伊斯兰国”组织的重要据点，其组织负责人是穆斯塔法·琼斯。伊兹密尔则是“圣战赛莱菲主义”者重要的兵源地，该地区的负责人马拉迪在当地组织军事力量，并负责在土耳其境内征兵。^①“圣战赛莱菲组织”为了其自身安全，一般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因此，政府公开的“圣战分子”只是该组织的一小部分。随着土耳其加紧对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逐渐在该地被清除，“伊斯兰国”开始对普通民众发动复仇袭击，进一步加剧了“圣战赛莱菲主义”的负面形象。

土耳其对赛莱菲主义的回应

正如前文所述，通过对“纯粹赛莱菲主义”和“圣战赛莱菲主义”两者之间的主张、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了解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实际上，在阿拉伯国家，关于二者的解释或说明则更多，特别是在沙特，因为沙特政府和教法学家反对“圣战赛莱菲主义”，沙特也曾遭受由“圣战赛莱菲主义”者策划的恐怖袭击。而在土耳其，上述两种赛莱菲相伴相生，因此被无差别地称为“瓦哈比”，其根源是土耳其民众对赛莱菲主义抱持普遍的敌对态度，而“伊斯兰国”组织的暴力袭击在很大程度上将土耳其“纯粹赛莱菲主义”者30年的努力付之一炬。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在土耳其国内引起较大反响，土耳其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回应：

第一，积极阐明哈乃斐法学派、马图里迪派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意义。大部分土耳其人开始对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出现和发展表示担忧。他们利用媒体和学术平台就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遗产及其意义展开讨论，其实质就是明确土耳其人是信仰哈乃斐法学派、马图里迪派的“开明”穆斯林。主张共和制的世俗主义思想家认为，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哈乃斐法学派、马

^① Aaron Stein, *op. cit.*, pp. 5-8.

图里迪派是土耳其自由和开放的基础，并将土耳其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区别开来。例如，民族行动党人恩迪兹·阿特卡担心赛莱菲主义会破坏土耳其社会模式，认为：“与其他穆斯林社会相比，土耳其现代化是很成功的，因为与赛莱菲主义相反的世俗主义共和制是正确的伊斯兰，在哈乃斐教学法派、马图里迪派影响下实行共和制是最合适的。”^①

第二，谨防赛莱菲思想在土耳其宗教教学体系内的渗透。一部分土耳其人认为，赛莱菲主义思想是“外来思想”，他们担心政府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导致“宗教性”的赛莱菲主义战胜“理性”的哈乃斐主义，哈乃斐主义是靠科学、哲学和逻辑发展起来的。穆斯塔法·阿克约尔批评了一些学校的教学改革，他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神学院的学习内容包括了所有的伊斯兰学科和世俗主义学科，包括《古兰经》和圣训，社会知识和哲学历史。但是，土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在2013年8月突然宣布减少哲学类的课程，将哲学类由‘必修课’转为‘选修课’，同时减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课时。这个决定减少了土耳其社会对哲学思想的重视，而且将限制神学院毕业生理解世俗社会的能力，为他们接受‘瓦哈比’思想或赛莱菲思想提供机会。同样，教学模式也重回了教法学校的体制，即仅限于学习经注、教法和圣训，将引发土耳其社会形成既狭隘又肤浅的伊斯兰思维模式。”^②

第三，关注赛莱菲主义对土耳其民主力量的消极作用。土耳其人也担心赛莱菲主义势力在土耳其做大，从而出现不信仰民主的社会阶层。他们认为“赛莱菲主义将民主宣传为反伊斯兰的制度，这种制度将立法权交到了人民或代表他们意愿的议员手中，而不是由真主掌管。大多数人都同意颁布一个有利于这个民族的法律，即使这些法律会违背天性、宗教和理性，依赖世俗主义，允许饮酒、堕胎、高利贷等”。^③

第四，利用赛莱菲主义力量实现土耳其的政治目标。土耳其人也认为，正发党为实现土耳其国家发展的政治目标和地区战略目标，应找寻更多的社会支持力量。因此，他们建议政府可适当支持赛莱菲主义者开展的活动。

当然，在土耳其，还有一些针对土耳其政府与赛莱菲关系的反对派意见。有些土耳其人指责总统埃尔多安“维护逊尼派的赛莱菲组织，反对伊斯兰什

① Andrew Hammond, op. cit.

② Mustafa Akyol, op. cit.

③ Ibid.

叶派的伊斯玛仪派支派的努赛里耶教派”。^① 也有民族行动党政治家指责土耳其总统有赛莱菲倾向，因为这可以解释他与沙特保持良好关系。^② 另外，政治反对派还指责埃尔多安向赛莱菲主义者敞开怀抱，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赛莱菲主义宣传的决议，其中包括设置背诵《古兰经》的专门场所、印刷出版相关书籍、举行许多赛莱菲主义代表参加的伊斯兰世界会议等。^③

结 语

由于世界各国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存在偏差，人权标准莫衷一是，赛莱菲主义思想在土耳其进一步发展虽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但“纯粹赛莱菲主义”若要真正进入土耳其社会阶层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必须要遵循土耳其现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框架。

传播赛莱菲主义需要大量的活动来支撑，这些活动不一定是官方的。赛莱菲学者和宣传者通过出版书籍、发表演讲、支持出版教法原版书籍并翻译为土耳其语等方式来扩大赛莱菲主义的影响力。例如，“异乡书局”在毫无阻力的情况下，发行过数百万册伊本·泰米叶的《教法集》和《赛莱菲信仰简介》等书籍。^④ 但是，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苏菲社会发展中获得的支持，以及传播地域与在民众中的影响范围还十分有限，原因有三：第一，赛莱菲主义倡导的教条太过严苛，而土耳其社会很难接受过于严苛的教条；第二，赛莱菲主义对伊斯兰的解释在土耳其人民中难以得到回应，而土耳其人一直秉持着伊斯兰公正和多样化的理念^⑤；第三，一些土耳其人认为遵从赛莱菲主义，就会抛弃马图里迪派的传统，也就是抛弃适应时代的多样化、民主、人权和选举权。^⑥

综上所述，以人的主观能动和理性解读宗教的理念在土耳其社会已经根

① [沙特阿拉伯] 艾哈迈德·艾布·迪格：前引文。

② “MHP accuses President Erdoğan of having ‘Salafi tendencies’”, *Hurriyet Daily News*, January 7, 2016, <http://bit.ly/2hjbLLs>, 2016-12-13.

③ [沙特阿拉伯] 艾哈迈德·艾布·迪格：前引文。

④ “MHP accuses President Erdoğan of having ‘Salafi tendencies’”, *Hurriyet Daily News*, January 7, 2016, <http://bit.ly/2hjbLLs>, 2016-12-13.

⑤ Angel Rabasa and F. Stephen Larrabee,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in Turkey*, Santa Monica, CA: RAND Corporation, 2008, p. xi.

⑥ Hilmi Demir, *op. cit.*

深蒂固，这是土耳其人的特点，也是土耳其民主开放的重要原因。土耳其人认为，赛莱菲主义只是一味地顺从，因此在土耳其苏菲社会，赛莱菲主义很难有很大发展。加之，从 19 世纪初开始，历史和心理双重维度的隔阂就已出现，而且这些隔阂可能会阻碍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社会的发展，“纯粹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社会的传播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Salafism in Turkey: The Challenges of Spreading in a Sufi Society

[*Qatar*] *Emad Y. Kaddorah*

Abstract: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n influential presence for Salafism in Turkey despite the talk of the “spread” of Salafism there. This must be accompanied by methodological questions that articulate the challenges related to th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of the Turkish society. It also relates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political competition amongst the Sunni community. One question is “How could Salafism have such a powerful presence in a Sufi society, whose empire had adopted the ‘opinion approach’ of Abu Hanifa and Maturidi and whose modern republic had adopted the philosophy of the West and secularism?” Both are contrary to the Salafi approach based on tradition and the literal commitment to the texts of the Quran, Hadith and the sayings of ‘al – Salaf a – Saleh’ . Another question is “How can Salafism overcome the historical and psychological barrier in Turkey that formed as a result of Ottoman – Saudi dispu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whose intellectual effects have continued until a recent time”?

Key Words: Turkey; Salafism; Sufism; Al – Hanafiyah; Maturidism; Naqshbandi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